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九

函史編

天類

曆下

陳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陽武之魚乘空而闖隋鵲巢黼帳火炎門闕則祥青呈形亦于何不臻矣唐興高祖起太原之歲填星嬴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主福作占未當居而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星孛于胃昂間丁亥字卷舌卷舌讒也蓋建成元吉連後宮構秦王之應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

白經天在秦分月犯氐氏天子宿室也太史傳奕言
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示視王而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或臨湖殿殿在禁庭中八年秋八月有
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虞世南進曰臣聞德政不
修雖麟游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關卽孛孛何憚焉
願陛下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逸
慎終如始可矣豈非所憂也上深納之九年夢惑犯
軒轅十年四月亦如之六月有文德皇后之喪十一
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官寺民居溺死者六
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冬荊州都督武士彠女

入宮爲才人於是連歲水太白屢見占爲女主昌
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鉤鈴鍵閉鉤鈴鍵
閉在房南咸間主防微謹內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
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傳秘讖籍籍言唐三世後女
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上深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
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
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
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上曰朕欲索疑
似者盡殺之則何如對曰不可爲也天之所命誰能
違之王者不、死、徒、多、殺、不、幸、不、祥、且、自、今、以、往、三、十、

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夫更生壯者，肆其讐毒，則禍益大矣。上默然而止。高宗永徽初，晉州地數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川事。」大臣陰謀之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慮，以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內，爲昭儀。夏，帝在萬年宮，夜大水，上遽出乘高避，儀水入寢殿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巳丑，熒惑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奭侍中，韓瑗、庾瑒於是高宗之世，且

赤無光

咸亨元年二月

日濛濛有濁色如赭

咸亨元年上元永淳連歲春

三

朝之旦月見西方

儀鳳二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

龍朔元年六月永隆

元年

五月月犯軒轅大星

乾封三年正月

熒惑數犯太微

咸亨元年十二月

四月二年

犯房心

上元元年正月

犯鈞鈴

儀鳳二年八月

而軒轅權數

有變大風落太廟鸛尾洛水毀天津橋二及河溢水

決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帝革命爲淫縱典土木開邊

所誅夷諸王大臣百千人二十年間日赤如赭

文明元年

二月長安

月過型不虧者三月掩軒轅大星者二

四年五月

熒惑太白辰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

二年三月

星辰廷尉東井法令也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

天

九

三

天關主邊。災惑犯五諸侯。長安二年五諸侯外侯王也。有

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九月有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

明堂火而侍御史來俊臣逢上意爲苛酷其家井水

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咷聲俊臣以木室之木忽自

投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日食再旣而后遷上陽

宮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

求禮爭之曰三月雪爲瑞雪將臘月雷爲瑞雷乎不

聽旣入賀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

榮而寒雪爲災此異也爲黷刑之應豈得爲瑞今賀

者皆面諛非忠臣后默然爲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

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爲妖此鼎足非
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爲愀然已中宗復辟而韋后與
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洛陽尉宋務光上疏
曰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
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溢漂損百姓按五行傳曰簡宗
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
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
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
暴水之災殆其爲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
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雖下

厥時而汨恒度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于
外朝之政者伏願深思陰勝之沴杜絕其萌又自春
徂夏牛多疫疾浸淫于今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瘠
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典願勤
思德容暫勞宵旰爲百姓自疆勉毋徒以聲色犬馬
爲娛樂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雨暘或愆貌言爲
咎雲榮之法存乎禮典今屏翳收津豐隆戢響而欲
於一坊一市暫開暫開期以感召皇靈沛降天澤不
亦達乎自數年來水旱空竭戶口減耗陛下不出都
邑近觀朝市則以爲率土之人旣富且康不知閭閻

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洗滌。急征橫歛。上黷天和。良可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欲侔至治。豈不難哉。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及夫嫺威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馮寵生災。如武三思等。誠宜輒其機務。授以燕閑。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瀆。此方今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中宗崩於秋韋后誅之夕。星四隕如雨。太平公主干政。主家并溢。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間。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帝座及心。

前星皆以變當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領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爲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東蝗民以爲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道督州縣捕殄議者以爲蝗多不可盡徙勞民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豈可坐視不營救乎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貽患或以爲殺蝗多宜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禍奈何不忍於蝗而忽於人之饑而歿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食上素服撤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凶賑饑乏勸農功相宋璟曰陛下勤恤民隱臣等

調燮無狀，罪萬死。抑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以脩德也。非慮囚所及也。語曰：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毋爲數下制書。其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溢，博河決，復爲女禍之徵。楊妃寵而星孛紫微。開元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暈五重。天正三年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如垂帶。安祿山入朝，還鎮之。歲夏五月，熒惑守心，占王去其宮。六月，日食不盡如鉤。其明年十二月，日食。歲在東井而玄宗幸蜀，楊妃死於亂。先是，關中以水旱相繼，民饑流上憂，自復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

害上以爲然扶風守房瑄言所部水災甚國忠怒使御史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災者肅宗卽位于靈武而內寵張良娣建寧王以譖歿外嬖李輔國太上皇遷西內當是之時日食三既至德元年十月乾元二年二月上元二年白虹貫日乾元三年彗再見長數丈歷昴畢至七月參東井軒轅四年正月月掩心前星占爲太子憂六月入南斗魁中明年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之而帝崩當其時月與昴相陵掩爲變而安祿山慶緒父子相屠歿建中三年德宗方勤政而月掩心中星明年朱泚反陷京師上跳身奉天以神策節度李晟

討克之而定方晟之軍渭橋也。熒惑守虛人占爲軍
憂已而徙舍。賓佐皆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
知茲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入賀。
晟謝之曰：曩非相拒也。晟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
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
謝不及。後上頗惑讒，晟及渾瑊、馬燧等人自危，相陸
贄貶中州。而貞元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
年暴風發太廟屋瓦，路門闕。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
熒惑太白相繼犯太微上，在簡十年。群臣以微譴逐，
不復收數。恒寒應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尉賑。

恤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
必徧也。宮人數廣于天和宜簡出。諸道橫歛克進奉。
多方掠良人賣爲奴。請禁絕。上立從之。而雨。其後上
惑志於仙服金丹增躁急連歲月犯心中星熒惑入
南斗逆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
復犯心中星是月上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
閭宦勢益盛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和四年六月
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流七年六月
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
而熒惑時時逆爲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

又明年太白晝見四月大風墮含元殿四隅尾壞金
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已遂有甘露之變將相大臣灰
於兵已而河中奏騶虞見上太息謂度支杜悰曰往
李訓鄭注爲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
兔殆先覺也悰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叙
疇以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類何
世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
駕芝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上曰善詔諸道祥瑞
毋以聞懿宗之世華出婁長三丈以含譽星賀帝喜
宣示中外送史館編錄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

奏蝗不害稼皆抱荆棘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
之世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自八月己丑至于丁
酉不絕自是兵革滋熾賦歛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聚爲盜而王仙芝黃巢
輩蜂起矣守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
後已悲夫常是時世亂史佚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
纓紐負背之氣十月中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
尤多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漢儒董仲舒劉向與
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意至
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悖矣可勝歎哉昔者箕子

爲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疇考其
說爲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
彜以爲皆屬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
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
說也周顯德中竇學士儼善爲星與盧多遜楊徽之
並時爲諫官嘗謂楊盧曰自此以往至丁卯歲五星
當聚奎奎爲文章府昌運其始開乎二拾遺見之儼
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五星聚奎端拱淳化
間連歲旱蝗諸禱雩無應太宗甚憂之謂宰相曰朕
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死眞宗咸平初彗出

管寧北司天謂應在齊魯分上愀然曰朕以天下爲家豈直一方哉遣使按諸路逋負畢除之當是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同列頗目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生冲年當使知四方災異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卽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等他日之憂也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月犯昂昂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兵當起七月癸亥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渡河次澶州是月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使契丹請盟

而退於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嚮息繼而王欽
若丁謂之倫業用事矣已欽若逢上封泰山禪社首
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圖上
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
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戒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
華貌之異爲上瑞臣竊懼之上爲默然其後學士迪
以旱蝗悟上謂土木之役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天聖
初仁宗方幼冲太后臨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壞民
舍壓死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皆輟朝首相曾附
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熒理無狀致然其何敢

卽安願請對陳備禦之道上召入於是被殿減膳肆
救蠲民租諸被水處若困窮者收賑之七年夏六月
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宮真宗故所奉天書處
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今一夕
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雍中丞曙前對曰
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之災殆意以示警
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不復葺會又宮中
火捕官人屬掖庭獄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殆天戒
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後上親政恭仁抑
長遇水旱輟徒跣伏焚庭禱以爲常嘗以早行禱太

乙祠晝炎赤却蓋不御中夜聞雷起露蹠殿階下雨
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乃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雪
河東地震右正言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占爲
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怠於政荒宴後官不及經國
遠圖而河陰雨赤雪終致晉亂則舒緩之効也地陰
象震陰盛也陰爲臣爲後官爲四夷而忻州爲趙分
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聲如雷唐高宗本封于晉
及卽位晉經歲地震其後武昭儀專恣唐祚幾移陛
下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柄威福出英斷以攝姦邪
欲銷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以杜於萌

漸此應天之實也。時上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二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寵幸，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今陰未卽伏而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間宜前爲之備。」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乘而動。宜禁止，歲時隨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六年夏六月朔日食，食四分。亂，群臣以故事賀起。

居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而陰雲所蔽至
爲近狹今太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
必有見之者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
之表萬里同景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
尚淺猶可言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不可言
也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
其憂危而朝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憂
社稷豈顧當賀哉上然之敕百官共修省毋稱賀神
宗勵精爲治始卽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
至于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上避殿減膳

撤樂以爲憂。翰林學士王安石爲上言：災異皆天數，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弼自汝州召相，方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措其力，是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爭。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感應之理，以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其後相安石柄國者七年，災異並作。自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雨，上憂形于色，下詔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流民，常風沙霾曉中，扶携滿道，路靡疾愁苦，茹木實草根。

以爲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負瓦
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繪日
所見爲圖具疏上閤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逆
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將帥
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
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
爲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奉差監安上門謹按
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
況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而望
陰陽之調風雨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

盡罷今所爲新法者當立雨卽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市易發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數諸青苗免役方田並罷凡十八事民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出俵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始知政罷行之由於是群姦切齒以狹付御史獄治擅發馬遞罪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上前以爲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後王安石入再柄政而羣見翼軫上憂甚爲減膳避殿求直言安石入對

言昔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李占爲主命憂而帝
在位二十有八年與往占不合上曰聞民間殊洶洶
苦新法也安石對曰顧法善不何如耳祈寒暑雨民
猶怨咨法苟不愆何恤乎人言上曰曷若并祈寒暑
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怏怏退而謝疾上慰勉起之
歲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如初春秋時學不能遠統
主於人於是乎岐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
邇之說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縱教信所守也然是
時鄭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爲火未出而作
火鑄刑器藏爭辟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卿

子乃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宰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之、卜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爲得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爲文、細人以爲神、異哉所聞、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西、漸流至濁星而沒、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是臺官阿意言主擢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稷昌、他星變咸以主賑貸、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之喜、不則曰主使出外國、若外國使至也、咸莫敢有言、徽宗初元、三朝之

旦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深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崇寧中日赤，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肉被庭災多焚歿者，而以日當食不虧，賀以日當食不及所食分，賀得玉圭玉印，賀星出柳色赤，真有尾，賀諸草木毛羽之異非常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相慶，以爲嘉瑞而賀也。宣和初，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城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常有泔水劇大如此。」

其甚者也。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
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
於是群入紫微垣長數丈搖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
天大風霾雲霧四塞狐升御榻坐而宋亡嗟夫天變
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南宋之亡天目山崩元
師圍臨安江湖不溢匡山之戰星隕廣南大如箕中
爆裂爲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元興以百
年之運擅中國天厭其德災鉅異劇順帝在位三十
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孛十數凡久至六
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

太廟柱裂、頽者歲至數四、日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二、雨鼂雨粟、雨毛各一鳴、鷄山以震崩陷爲池、方百畝、霍山崩前三日、如雷鳴、禽鳥驚散、石隕者數里、汴河冰五色成文、如繪事、它州郡山崩、地裂、河決、水溢、旱蝗饑疫、民流至數十百萬戶、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光燭天、誠意伯基微時、飲杭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遊咸喜、詫分韻賦詩、歌爲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喙言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猶全盛、客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

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
非人力也。會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
行軍輒效而上在兵間久甚嫻於天文吳元年秋八
月十四日雷震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備倭戰
船二十一日大風海舟覆上怛然念天心革命嚮應
之會而恐倉卒有冤濫無及也。深省悔手敕戒百官
修輔戊申春正月羣臣表勸進上屢抑未許丞相善
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儀於是上虔肅夜
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爲生民主期日願帝祇來臨天
朗清氣示以靈祝時京師自歲祗雨雪連日夜晝陰

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氲上下凝靄獨露中星
以戊申月正四日卽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
月辛卯彗出昂北六月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
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
人從寅至巳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羣臣會議端
明殿門啓而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慙然太息曰殿
安所得狐此天告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擁
石妃諸王子北去而王師定大都四年土謂中書省
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表爲國然人情聞禎
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心作驕亂之萌懼福之基

也。勅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卽以聞。匿不聞若聞。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甘露降園丘。羣臣次詩歌以訟。上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著甘露論示群臣焉。十年。浙西大水。勅免民今年田租。上勅侍臣言。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卽位來。常勤勵自克。待旦而朝。晡而後還。宮夜臥不安。席輒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圖民事當罷行者。次第條記之。遲明發。罷行實。祇順天命。其何敢卽安。股肱旣情。元首叢脞。卽百姓何賴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

爲意向纔明。天必垂象示之。兆先見而影響。故常加修省。不敢逸豫也。上常憫旱甚。躬禱祈。勅宮中皆素食。滷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苦菜露坐。晝曝烈日中弗移。夜不解衣地臥者達旦。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盡三日而雨大沾洽。群臣請復膳。上太息曰。亢旱爲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縱食能甘味乎。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詔天下言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奉天勸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

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上帝
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
焉其人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得雷斧每出入
命內官捧以前御朝廷寘案上得顧眎時儆焉十五
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
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司賑恤十八年春二
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大獄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
十月彗星見盡革天下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十九年
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見頒大誥于天下二十
三年春正月災惑入南斗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

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太白經天。當是時。連歲竟藍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列侯迭出塞擊胡。先是誠意伯基在括蒼。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振。宜弘濟以寬。上下其書。史館編錄。二十七年春。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盡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稽古述作。稱朕意。爲禮賜諸儒甚厚。上嘗詔羣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

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客星見二白虹貫日。七

太白經天彗惑犯南斗五星並見三辰晝見各永樂
二廟星入太微彗入紫微彗掃天客晝見各一
元年北京山西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爲兵戈土木
之應上測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怛怛
于心圖蘇息之敢爲土木乎至兵戈但當勅邊將嚴
爲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
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
儀智曰宜免賀爲當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
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元日食又三朝之旦於變
異尤亟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時相不從弼爭
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已契丹果罷宴而仁宗

大悔。今免賀誠當。上蹙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手詔。著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旣不德。垂於理道。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羣臣免思輔朕。調陰陽。弭消災變。其朝會勿賀。永樂中日食十有五太白金出昂一初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成祖仁宗悉察於仰觀之事。仁宗監國。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卽位。刻天元玉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待太祖。每教以仰觀。朕何敢忘。今此書簡。以賜卿。於是作觀象臺于禁中。時時

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丑星變。占爲主命憂。翌日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卽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五月十一日。主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勅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大漸。遣詔傳位太子而崩。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雨不見。禮官言當食而雨。與不食同。請表賀。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

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上。心以齋醮糜國費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由致也疏上人皆爲燼危而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熊入西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肅武衛以防不虞鄧郎中何孟春謂當慎火未幾京師數火禮部燬焉九月乾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霰交作霏霧晝晦雨水冰地拆裂畜凍死殆盡鷹饑附人虎窮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雪雨之陰也大雪連月且廣被又雹皆陰縱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郡同有而同有是陰陽

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脇之而冰。諸皆陰盛之罰。恒寒之應。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陝西二十餘城同日地大震。人畜壓積歿已。地裂水湧。俊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地震異也。水湧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何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湧未有知是之異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爲官闢之應。安帝建康元年爲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爲柄臣之應。光武時武谿蠻反。晉武帝

時蘇峻反、仁宗時、元吳反、爲兵禍之應、今北虜聚兵、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日犯榆林、兵兆見矣、近國費日奢、科差日重、民無固志、烏合竊發、他如齊醮之設、褻天、瀆神、南京蘇州織造、工巧繁費、松江大紅布太細、古謂服妖廢財、勞人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陛下留神、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旦、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竭、武備殫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陛下祗畏變

異嚴自赴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廣言路罷
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停陝西織
造絨褐以蘇民困幸甚上皆嘉納

弘治日中食七彗
星見二宣府山西

南河書積星
恒星晝見

武宗卽位中官放橫逐內閣受顧命大

臣下言官獄而上數數從羣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
隕星大如月夏六月辛酉震郊壇門七月彗星見參
井井北太白經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候楊
源上疏言比候得大角及心中星搖動天旋地機天
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
出入逐寵倖內侍辟遊逸群小毋旁狎節賞止役親

奏

元老大臣召講讀教勅於詩書疏下禮部十月源復
疏言是日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靈霧交作是爲蒙恩
衆邪冒陽小人擅權臣不君下叛上之象意日大
閻瑾引譬仁力瑾怒矯旨廷杖百二年秋八月肅皇
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奏
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
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
曰尖嘴蠻爾官何官亦欲爲忠臣耶矯旨杖錦衣衛
謫戍肅州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吏尙書楊一清疏
五事以諫一視朝太宴二郊祀不虔三創苑宇西內

四調邊兵禁地、五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後、疏上不省、十四年上既歷覽諸邊、欲遂登大嶽、幸徐揚、抵南京、蘇浙、因浮江漢、探武當、寧藩時蓄異、志伺國隙、內外以爲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連入、太醫院高鏊以醫諫、疏入、明日吏部、兵刑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寺行人司、各連名疏入、上大怒、或下詔獄、或謫廷跪、是日霪晝、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七、同月折、於是金吾衛指揮張英言天變異甚、駕出

必不測、肉袒、引、臂、以、求、諫、乃、能、行、諸、諫、臣、俱、廷、杖、責、

降、有、差、

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既、一、星、孛、于、東、南、頂、之、橫、絕、爲、鉤、伏、雨、白、毛、各、一、

嘉靖

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

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爲大災

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族

王王者有德受慶于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

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

聚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

栽覆傾蹶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

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之者失也皇上聖

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
天慶乎簡易寡欲修德之大儉約省費愛民之實伏
願陛下克已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修德
應天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群臣博求修德
愛民之道仍勅中外工修省協贊使皇天永眷又占
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爲諸修內
攘外爲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疏下禮部
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曰天數在躬允執厥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遠公私
蠹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

流移轉徙，饑羣相望，朝廷屢議賑貸，而官無可發之
處，民無可藉之儲，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則道
大投艱，亨屯拯溺，所付托甚重，惟陛下仰稽乾象，俯
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群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
心，爲祈天永命之本，惟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資
四海以永綏天祿，諸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
以啓倖門，至於足國裕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
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得已，卽賜停止，
務安靜，生息以休養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
盡其力，庶生理復而國用自克，應天之實，莫大於此。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經濟編

天類

天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

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恣已而爲正。

有士正之士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
得恣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恣已而爲正
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
子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
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
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
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
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禱黍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
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
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

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靄孤夷之國皆揚豢其牛羊犬彘潔爲柒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于越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

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

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賞善之證是故
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
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
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
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憂以及
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
毀之。責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
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
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
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小。政

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許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許則欺愚也貴則敖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者不仁不義不忠不惠
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
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若
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
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
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
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
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
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
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園胥靡婦人以爲春會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盟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

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

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畢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蝨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蕢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蕢黑曰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

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
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
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
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
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母大聲以色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
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
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
常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
天志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作太初曆元以丁丑壬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而和旋復疏濶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元數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審課固不主於元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遠東丹王突欲八

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自
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
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
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筮
之然後行

祥瑞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
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
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
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

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
文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羣臣終軍對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
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
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
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君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
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
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

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官之文質章
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
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
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
盛日月之光垂聖恩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
郊官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
矣昔周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
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
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
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

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
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金野獸并角。
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
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笑之
耳。

宣帝時黃霸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
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
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鶚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
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
議。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

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
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
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
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
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
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
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
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
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
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黥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黥諸
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敢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
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
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
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
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
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
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
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
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

條教敢挾詐僞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勸
甚慚

文宗時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
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
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野獸之變色何常之有未幾
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之馴且宜畜之旬
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元代悰奏紫雲見
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元判度支河中奏
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注皆因瑞以售

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真先
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
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
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
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
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
時和歲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曰
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
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
奏祥瑞皆停

災異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得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禍反爲福

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周靈王時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
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
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逸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
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
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
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
物天地比顯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
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
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封禪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
隕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災輝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
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
胙以天下賜名曰妣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
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
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
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
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
必有惰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蹈弊不振絕後無
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
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
忠信之心、閒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
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
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
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
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
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
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闢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

有嗣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
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闕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亂
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
人禍至于今未弭我又寧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
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
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
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

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墜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以儆亂民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

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以王之爲也
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
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
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
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
王室遂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晉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衆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焉桀紂辜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舂搗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緇郊保犇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

左亦如之使樂邇凡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凡武守使西鉏吾凡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徹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閔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朔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天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曰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癘疾不降民
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
發而震雹之爲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
也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
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
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
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于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古火曰其桓僖乎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鰥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戕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臧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類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鏹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爲祥反爲禍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還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

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麤釐麤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咎咎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
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
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憺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
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
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弑殃禍並作厲王奔
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
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
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
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地震五山林崩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鵲
退飛多麋有蛾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
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艸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
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螻蝻螟螽并起當是
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侯其師于
買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
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
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

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否渾轂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垂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

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
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
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
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
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
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麇麇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
鯀共工驩兜與舜禹禼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
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桀華至
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季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定
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
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

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一出而不反者也今
出善令未能踈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
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
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
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
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
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
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于爲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

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

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
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
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
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成帝時星孛
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
不能已復上奏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
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
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二辰

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
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
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亾觀孔子之言考暴
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
入秦五星聚于東井乃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
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
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
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
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
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惠之紹起天之

手就豈不昭昭然哉

劉同條災異封事

哀帝時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
又角星弗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簪
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
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于上
天卿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端
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

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辨口快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讞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
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諛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

宜復上書。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人素飡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

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
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
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
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
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
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讐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
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芻蕘之恩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